



芝園外集卷之十九

續說林三

瑣弋林

有求不死之術者寢跡于草野寄傲於靈臯遨遊  
方岳歷覽瀛洲窮棲神之壑掘產秀之丘餐雲霞  
而偃仰吸沆瀣而吐精被羽服而履赤鳥鍊丹藥  
而談真經自以為赤松王喬之屬安期羨門之倫  
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趨而事之者若扳軒轅  
之逸駕而徼彭祖之遐福也有儒生知其誕也喻  
使改業焉道者曰子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樂為囹

園以名利為戰鬪之場以婚姻死喪為人鬼之役  
奚智奚愚罔不沒溺子不知子之誕而誕我乎儒  
者曰子來前吾語子夫虺面癯形飲水食草窟穴  
為室木葉為衣雖窶夫乞子不涼於此矣不囹圄  
而拘不桎梏而繫閉目而息面壁而寂滅如死灰  
索如稿木雖昏靡繫囚不困於此矣遠族類棄輩  
傳無父母之親無妻子之養無交游之狎念至不  
能陳其詞疾苦不能通其意雖畸人亡命不榮於  
此矣五色不得娛于目五音不得悅于耳五味不  
得適于口絲枲不得蔽于骸情兵慾火鑿而復集

雖卧薪嘗膽不苦於此矣子亦何利而為之道者  
曰子謂涼者涼乎亦不涼者涼乎困者困乎亦不  
困者困乎榮者榮乎亦不榮者榮乎苦者苦乎亦  
不苦者苦乎人各有心子行子之志吾亦行子之  
志而已已而儒者不遇于時坎壈終身乃曰昔者  
道士之言有旨哉

或問於唐文宗曰烏獲與焦僥搏則君以為孰勝  
曰烏獲勝夸父與跛夫馳則君以為孰捷曰夸父  
捷逢蒙與戚施射則君以為孰中曰逢蒙中離婁  
與眇子視則君以為孰察曰離婁察曰然則君之

任人不如其所以論事者矣李訓鄭注此所謂乳  
臭兒也德不足以論道經邦才不足以定傾持危  
望不足以辟邪禁魘智不足以別嫌明微翼而植  
之猶懼其仆也而乃托之為股肱委之以心膂欲  
以除螻蛄之疾而剪城社之殃是猶以焦僂與烏  
獲相搏跛夫與夸父並馳戚施較射于逢蒙而眇  
子爭明于離婁也罔不敗矣君其改圖焉文宗不  
聽未幾乃有甘露之禍

客有見相國者歷咨經綸之策客曰嘗聞之為政  
在人亦旁求天下之士而已矣相國曰固求之其  
如士之不至何客曰天下未嘗無士殆求之非其  
人也昔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齊宣王王曰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百世而一聖  
是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  
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  
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  
及之罽黍梁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  
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  
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今求士而未  
至則其所以求之者非也雖然愚又有效焉求士

於髡則所得皆髡也若求士於伊傳則所得皆伊  
傳也求士於隨夷則所得皆隨夷也求士於魯閔  
則所得皆魯閔也故吾願相國之善求之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  
下王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  
安也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  
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直欲棄前之所  
得魚矣今以臣之惡而得為王拂枕席爵至人君  
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  
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臣曩前

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得無淚出乎穆卜子  
曰斯龍陽君之憂也亦人情之所共患也故貴而  
易交非其信之不固也富而易妻非其愛之不篤  
也啖梁肉者棄粗糲被綺縠者棄布帛廕華穰者  
棄陋室御文駟者棄駑駘豈獨龍陽君之魚哉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  
仲必以率為佯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  
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  
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謁者以告公仲遽起  
而見之石奚子曰今之卿相其不為公仲者鮮矣

簞簞不飭而諛之為廉潔帷薄不修而諛之為貞  
嚴引用朋黨而諛之為好士擯棄賢良而諛之為  
忠謹詐諛而諛之為誠信脂韋而諛之為正直陰  
狡而諛之為含洪狠賊而諛之為仁厚若是者進  
而加諸膝否則推而納諸淵又何怪乎顏率之欲  
改口也

荆襄之間多盜有劇盜者日聚徒黨而肆之踰垣  
升屋出入竄伏罔弗習也其人則美衣冠從僮奴  
華鞞駿馬日游行都市以偵人之虛實有所欲盜  
則先就其僧舍之近者而假宿焉盛酒饌以燕其

徒黨若貴游公子然者陰部分其人酌道里計漏  
刻以往已乃自行援接燈火前導衣冠騎乘儼如  
也追捕者至則佯為逐賊者給曰賊在近可亟追  
也乃指東易西迷其所往萬一及之則挺刃以鬪  
奪而篡之久之居積日富百物備具衆往往物色  
之或舉以訟官錢神方靈居解者衆出其貨則曰  
此吾家固有之物耳驗之果合訟者莫能明也反  
坐誣盜之罪以退其人益肆惡無忌而輒盜藩王  
之宮藩王踪跡得實聚衆而捕之凡所盜珠玉之  
器龍鳳之衣皆非民間所有始無以自解而亡盜

者益群而訟之乃伏其辜而盡捕其徒黨斃之園  
棘夫盜也者天下之劇惡也令甲非不嚴也乃其  
人得以詐偽之故而後其刑誅彼有假美名以誣  
世作奸者亦何以異於是哉

余嘗與涇野子論政涇野子曰政在任人而已何  
言乎任人也昔吾之家居也隣之人有五子焉一  
子樸一子敏一子矇一子僂一子跛乃使樸者農  
敏者賈矇者卜僂者鍛跛者績五子者皆不患於  
衣食焉使各易其業則不免於凍餒矣故曰尺有  
所短寸有所長用其所長而畧其所短則天下無  
棄才矣苟舍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是猶以盜驪  
捕鼠而以純鈞刈草也庸濟乎

虎之處于山也無弗威也虞人得而檻之則犬豕  
侮之矣龍之處于淵也無弗神也蕩而失水則蝘  
蝓戲之矣君子得其時則龍虎之神威也不得其  
時其不為犬豕蝘蝓之所凌者鮮矣然檻者不可  
謂之非虎也失水者不可謂之非龍也不得時者  
不可謂之非君子也

家有火起而牛逸於闌救火而不追牛非不愛牛  
也為其時有所急也兒子腰千金之寶而溺於海

痛子而不痛寶非不愛寶也為其情有所重也服  
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愛也為其有所利之也隣  
人天雨而覆其屋唁之而不傷非屋不足惜也為  
其無所利之也

藜藿不糝不望梁肉桓褐不完不慕文繡以非其  
享也重寶懸於市而目不眴駟馬過於前而心不  
羨以非其分也治百畝之田者期於大穫行千金  
之賈者志于罔利以有其具也侍君王之側而欲  
得其政處妃嬪之位而欲私其寵以有其地也

漁之夢江湖也樵之夢山谷也獵之夢狐兔也耕  
之夢雨暵也鳧氏之夢鼓鑄也陶氏之夢埴埴也  
梓人之夢斧斲也設色之夢丹青也此其常也帝  
之夢築也築之夢帝也騎之夢舟也舟之夢騎也  
囹圄之夢清都也清都之夢囹圄也此其反也常  
者十而八九反者十而一二惟善惡亦然故曰夜  
卜諸夢寐

生人有四死一水火死二盜賊死三鬪爭死四虐  
政死然而虐政其甚矣秦皇漢武是也天下有三  
劫一饑饉劫二兵刀劫三疾疫劫然而刀兵其甚  
矣赤眉黃巢之亂是也



冬日不浴非愛水也為凜於膚也夏日不爐非愛火也為不適于體也榛莽之叢而獵者穿之虎豹不避利在山也萬頃之濤而漁者泳焉日夜不出利在海也故以耕釣之人視市朝則冬日之浴而夏日之爐也以軒冕之人視市朝則獵者之山而漁者之海也

疾藜不糾纏而曲篠蕩不䟽剔而直其本定也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其性定也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緇而黑其色定也盜蹠不可以為隨夷逢干不可以為庶來其德定也

湖上不鬻魚林中不貨薪以有餘也破舟而千金一瓠絕餽而斗粟千緡值所乏也冬不接筭夏不衣裘以非其時也山行不以舟水行不以車以非其地也五音不奏於聾夫五色不呈於瞶子以非其人也

后稷為兒以種樹作戲仲尼能行弄俎豆為娛性所生也楚澤之人善漁閩海之人善汨齊郡之女無不工於刺繡襄邑之女無不工於織錦習使然也物亦有之虎豹之生文章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生毛羽未傅而有四海之志性也獼猴之

舞應節鸚鵡之語若人習也

君民一體也戚休同之矣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  
春秋遊豫非怠荒也樂民之樂也下有憂民則上  
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  
具服非謙約也憂民之憂也

工師能為巨室而所蔭則草舍也輿人能為堅車  
而終身則徒步也鳧氏能鑄金而室中之陳則土  
缶也陶人能為什噐而汲取則敗甕也故曰為不  
必用而用不必為役使群動兼制百物此大人之  
事也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以無傷於物也少行者不為  
人所短以無尚於人也少智者不為人所勞以無  
資於謀也少能者不為人所役以無濟於人也

天下可以無麟鳳不可以無馬牛可以無菌桂不  
可以無菽粟可以無錦繡不可以無布帛可以無  
珠玉不可以無木石可以無甲兵不可以無禮義  
可以無藩屏不可以無紀綱

無魚而為魚罟無所用之魚至而為罟則無及矣  
未旱而為桔槔無所用之旱至而為之則無及矣  
未寒而為緇袍無所用之寒至而為之則無及矣

然與其後時也寧先時與其無備也寧過備  
錦繡一也被於施媼則麗被於嫫母則醜軒車一  
也乘於卿士則榮乘於市傭則辱丹青一也施於  
臺榭則華施於厠溷則褻珠玉一也飾於冕弁則  
重飾於履屨綦則輕祿爵一也加於君子則貴加於  
小人則賤

鬪而鑄兵無資於鬪渴而穿井無資於渴溺而後  
問渡無救於溺迷而後問途無及於迷是以君子  
貴於見幾而凡事敗於不豫楊時悔應蔡京之薦  
許衡悔仕胡元之失此士人立節之不豫者也李

斯思牽犬之適五王悔三思之禍此人臣遠患之  
不豫者也昭公悔於乾侯郭公悔於出亡此人君  
保國之不豫者也

凡人之有所長也適以殺其身也非所長之能殺  
身也有其長而恃之之殺身也故善游者死於水  
善射者死於陣善搏虎者死於虎善捕蛇者死於  
蛇善鬪者死於鬪善負重者死於負重此恃其技  
而殺身者也善辯者死於辯善詐者死於詐善謀  
者死於謀善說者死於說善術數者死於術數此  
恃其智而殺身者也

鐘無槌而鳴不能明其非妖也木無火而然不能明其非恠也女不夫而孕不能明其非淫也士無才德而取富貴不能明其非倖也

處世亨困有天為之者有人為之者越人而為車則困燕人而為舟則困澤人而為斧斤則困山人而為網罟則困暑而貿裘則困寒而貿絺則困雨而為桔槔則困晴而為雨蓋則困此人為之也饑饉之灾殺民癘疫之行殺民水火之異殺民兵革之變殺民孔孟不得其位顏回不得其壽武侯不能興漢文山不能存宋此天為之也

人君之於臣尊爵以寵之厚祿以養之屈身降禮以下之此非有骨肉之親也利在於安國家也人臣之於君夜寐夙興竭忠宣力主憂與憂主辱與辱此非有父子之愛也利在於立功名也何以明之王良之於六馬也秣之芻之翦之剔之爬之拊之此非於馬有厚也利在於引車也醫吮人之傷含人之血垢穢不避此非於人有戚也利在於取貨也輿人成輿則欲其人之富貴情非愛人也人不貴則輿不售利在人之富貴也匠人成棺則欲其人之夭死情非憎人也人不死則棺不鬻利在

人之夭死也

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是故湯之謀也以伊尹高宗之謀也以傅說周武之謀也以呂望成王之謀也以周公宣王之謀也以仲山甫未聞人得間之也然易稱人謀鬼謀書言明目達聰非與曰謀不廣罔以盡物謀不審罔以執中若以非間是以枉

間直是亡國之道也

唐睢有言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虞陵子曰睢之言為信陵君言之也謂以讓功而固寵也然而有君子之道焉夫知人之憎則可以省愆矣憎人而人未之知則可以釋憾矣不忘人之德則不處其薄矣忘已之有德於人則可以去矜矣此所謂君子之道也

人莫不有癖亦莫不有醫司馬相如有文癖楊雄  
有玄癖杜預有左氏癖左思有賦癖郭璞有數癖  
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王子猷有竹癖梁簡文  
帝有詩癖劉伶有酒癖阮籍有狂癖嵇康有傲癖  
顧愷之有痴癖清濁不同其為癖一也好詩文者  
醫以游藝好著述者醫以明道好玩物者醫以養  
性好干名者醫以務實好貨貨者醫以廉恥好進  
取者醫以義命多欲者醫以喪生好酒者醫以亂  
性偏僻者醫以中和放誕者醫以修檢難易不同  
其于治病一也

著龜所以決疑也凡人之心則莫不有著龜也則  
天象地孰與塊然一物乎神靈變化孰與枯草死  
骨乎養其是非之心則莫不知焉全其耳目之聰  
明則莫不聞莫不見焉今以己之神智不能決疑  
而謀之於人以人之神智不能決疑而盡聽之於  
卜筮不亦愚乎或曰箕疇著於書大衍著於易其  
他徵於傳記者蓋班班也而謂可小之與曰易之  
人謀先於鬼謀書之稽疑先於卿士庶人非以著  
龜之能靈於人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

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  
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  
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  
君位季札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  
陽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  
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  
曰若如若言物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柰  
何有制之者耶或問于無營子曰夫二子者之言  
何如曰命之非力非也力之非命亦非也夫修德

行義可以致貴勤生嗇施可以致富節性葆神可  
以致壽此不可不力者也孔子之不得位顏淵之  
不永年子桑之困原憲之貧此制于命者也君子  
不以天廢人不以命弛力

火之將燼也其焰必高水之將竭也其流必駛木  
之將敗也其實必繁鐘之將毀也其響必震物情  
大抵然也惟人亦然目將眇者必睹秋毫耳將聾  
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  
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察錙銖蓋  
皆偏至之為反也故用其所有用非智也而不用

其所有用則智也以有用用愚也而強以無用用則愚之愚者也

或語於人曰吾將斬而嗣其人有不怒者乎或語於人曰吾將大而後其人有不喜者乎夫人知怒人之斬其嗣也而不知身自斬之也知喜人之大其後也而不知身自大之也可悲之甚也今夫火樹不可以棲湯池不可以泳以無所息也鄧林多材玄圃多寶以有所息也柰何世人之弗知也昔纘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發聞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

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先人而善雖惡猶可以倖免其鄧林玄圃之謂乎先人而不善雖善不能保其宗其火樹湯池之謂乎

語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故詩有鼓鐘之喻易有鳴鶴之繇言乎其所感也是故太王居邠苦于狄患杖策去之百姓扶老携幼裹糧以從而邑於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



飲盜善馬者以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  
能責也宓子治單父巫馬期往觀化見夜漁者得  
小魚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  
不拾遺市不豫賈男女別于途斑白不負戴非法  
之所能致也要皆有以先之者也  
諺曰人不躓于山而躓于垤山大也故人慎之垤  
小也故人易之今夫妻妾之燕私垤也宮室之隱  
暗垤也親昵之交游垤也取予之細微垤也好惡  
之遷易垤也尊俎之談笑垤也蹊徑之從違垤也  
一有不慎能無躓乎

海翁有畜牛令人粥於市折而弗售翁曰為足不  
矯耶體不碩耶力不勝耶目不聰明耶曰否老  
其齒耳然則彼少壯者不逸韉踰畔乎而人爭售  
之何也曰人情賤老而貴壯逸韉踰畔其甘也而  
膚革改前嚙芻如嚼鐵者非所欲也翁曰然則文  
王之鬻熊武王之呂望秦穆之蹇叔何為而寶之  
曰世無文王安知鬻熊世無武王安知呂望世無  
秦穆安知蹇叔即賢也以其老棄者亦多矣何獨  
至于今而疑之翁乃喟然嘆曰斯牛之不售也宜  
哉其善飼之

湛盧不飾不售而鉛刀盛飾則售大黃不飾不售而敝弭盛飾則售敦彛不飾不售而俗器盛飾則售綠綺不飾不售而時琴盛飾則售夫以偽物眩人者凡以網利也此人情也為偽物所欺而甘心焉非人情也徇其外而不責其實也其於人也亦然善兵者不用而抵掌以談兵則用善鑿者不用而勦說以談醫則用為道學者不用而襲浮言以談道學則用懷經濟者不用而掠陳跡以談經濟則用無惑乎相率而為偽也夫物之眩人也止於亡金人猶惜之人之眩人也上之敗國家下之敗

風俗而當局者猶然甘之曾是以為智乎

飽而知足易未飽而知足難温而知足易未温而知足難富而知足易未富而知足難貴而知足易未貴而知足難蓋人能知足則無時不足矣反裘負薪帶索行歌莫非樂也不能知足則無時得足矣眉鳩之藏金谷之麗猶之為歎也

丐子而得珍羞不若粗糲之善飽也凍夫而得輕紈不若緼袍之能温也易粟於肆不若良田之可常獲也買薪於市不若叢林之可常樵也是以君子務其實不務其華求諸已不求諸人

人有言知慧之於血氣也如燈火之於脂膏也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故與其明也寧暗與其消也寧息

或曰賢者不必貴而貴者不必賢勞者不必富而富者不必勞果天道乎曰賢而貴也勞而富也此天之有定者也賢不必貴也貴不必賢也勞不必富也富不必勞也此天之未定者也由未定故德薄而位尊功薄而享厚尸之若固有圖之如不及天下皆是也然學積而禍叢猶之緼火蓄癰者也待時而發耳故曰斛滿而人概之人滿而天概之

可無懼乎

山居而谷汲者抱罌盜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非於水有好惡也利害之情異也凶饑之歲兄弟不相饒豐穰之年䟽客亦必食非骨肉䟽而外人親也多寡之實異也為人上者誠能使貨泉若流水也穀粟常穰歲也則不施惠而民知惠不加罰而民遠罰矣

凡人之情莫適於無欲莫不適於有欲惟有欲也則得失薰於外水火戰於中晝而營營夕而憧憧求一息之休舍不可得也惟無欲也其視為天子

也與為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夫其為天子也為輿隸也有天下也無立錐之地也為彭祖也為殤子也禍福之極致也且猶能安之而况其細者乎是其適也羸之為適也其不適也多之為不適也人有言曰龍食乎清而遊乎清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不受舜禪卞隨務光不受湯禪是也螭食乎清而遊乎濁伊尹耕莘而應三聘之勤太公釣渭而赴後車之載是也魚食乎濁而遊乎濁冉求之事季孫子路之死衛輒是也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菟絲無根而活此物生之異也死矣以頸交鳩鴿以足交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騰蛇以聽交孔雀鸛鳥以接影交蝴蝶絡緯蟋蟀以鬚交鴉以過氣交鵲以傳枝交此物交之異也蛇化為龜雀化為蛤朽麥化為蝴蝶山蚯化為百合此物化之異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雛子知之乎夫鷦雛發于南

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  
不飲于是鷓得腐鼠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  
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耶玄冥子曰今之人其不  
為鷓者寡矣身為宰而忌人之為宰也身為相而  
忌人之為相也乃其人有操行則忌有才美則忌  
有文章則忌陰為之阱而陽設之機惟恐勝已者  
進而將不利於其躬也則何以異於得腐鼠而嚇  
鷓雛者哉彼須賈之賊范雎田蚡之傾竇嬰又何  
足怪也

事有同行而異情亦有同事而異效者寧戚之歌

也以干君也子桑扈之歌也以樂貧也秦穆飲盜  
馬以酒公其德也御者醉子反以酒私於愛也此  
同行而異情者也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此同事而異效者也

詩曰天之牖民如埴如篴如取如携故為善而得  
福天也為惡而得禍亦天也然天之福嘗加於袁  
宏樊重而不加於陳蕃竇武其禍也嘗施於韓休  
胄賈似道而不施於史彌遠秦檜何與曰此天網  
之恢恢也有至有不至也必一一而酬之則是市  
人之以貨交易而隣里之以酒食相報答也何言

乎天道哉

箕穎之樵牧天子不能遜之以位棘津之屠釣白首而都將相此貴賤之有定者也鄧通得倖漢文賞賜累鉅萬益之嚴道銅山得鑄錢通貨而卒不免於餓死陶朱公三困而三致封君之產此貧富之有定者也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張毅勇於外而病蝕其內此生死之有定者也

彈塗魚名懼人之見捕也必穿穴以自居人從其穴而取之無弗得矣烏賊魚名懼物之相害也常吐墨以自蔽人因其墨而取之無弗得矣狡兔三穴而

卒死於穴猩猩罵酒而卒死於酒故知有所不能周而患有所不可避

人無於水鑑當於事鑑鑑於水可以知好醜鑑於事可以知善惡何以徵之昔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歸其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麇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

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  
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于  
麇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  
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鑑于事之謂也

士君子之處世莫善於介莫不善於無介介者界  
也所以畛域其身者也辟之江河之汎濫也介其  
水之防乎草木之蕃殖也介其圍之樊乎故介則  
為防為樊即有不合於中庸非惡也不介則毀防  
決樊將無所不至矣故晨門荷蓀接輿耦耕之徒  
與世判不相諧隘亦甚矣夫子無譏焉而獨以鄉

愿為德之賊至比於鄭聲利口而惡之為其足以  
亂視聽而移心志也世之人不以為戒而反以為  
法不惟病已亦以病人如陳萬年教子咸以諂賊  
其子者也柳宗元勉楊誨之以圓不愛其友者也  
婁師德戒其弟以拭唾面不成其弟者也

事有似是而非者伍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欲以為孝也不如無孝焉倉梧丙娶妻而美以讓  
其兄欲以為悌也不如無悌焉吳季札守曹子臧  
之節讓國于公子光卒亂吳國欲以為節也不如  
無節焉宗魯受齊豹之謀而死孟軻之難欲以為

義也不如無義焉鮑焦餓而食山中之棗或問其所種遂嘔吐立枯而死欲以為廉也不如無廉焉尾生與女子期於橋下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不如無信焉故名有所不可慕而行有所不可過君子亦惟蹈夫中庸而已

齊景公為晏子之貧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聞之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民身死而財遷於它室是為宰藏也知者不為也再拜而不受今有為相者以佞諛蠱君寵祿日富賞賜數十萬猶未厭也挾朝廷之威福以網天下之苞苴累十而百累百而千累千而萬傾四方之百物而納之私藏金玉玕玩積如丘山雖眉鳩之藏不是過也未幾天怒人怨家錄子誅而所有盡歸於公府且併其祖先之遺而亡之然則晏子之言豈不為永鑒哉

君子之行不必其同不必其不同惟其是而已猶之五音異聲要之成樂焉耳五味異齊要之成饌



馬耳應劭有言曰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  
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  
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潘魏包  
胥重蠶而救荆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  
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閭以避難季路  
求入而墮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  
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戶而株楹故易記斷金  
書稱九德非必其同之謂也

漢武帝命騶官簡徒御將獵于上林東方朔請問  
曰聞陛下將出獵乎帝曰然朔曰臣未知陛下之  
獵也以禽乎抑以士乎帝曰士亦有獵乎朔曰有  
之昔周文王將獵渭濱卜之其繇曰非熊非羆所  
獲聖王之輔文王曰獵而得輔利孰大焉遂以如  
畋得尚父而歸此以士獵者也太康畋于有洛之  
野十旬弗返穆王使造父御八駿之乘周流天下  
所至弋獵樂而忘歸此以禽獵者也夫士之伏于  
山林也猶禽之蕃于藪澤也惟上所以獵之故仁  
義以為網禮樂以為羅玄纁玉帛以為罝畢辟命  
以為弓矢獵得佩道懷德之士則騶虞也獵得謀

王斷國之士則祥麟也獵得觸邪逐佞之士則神  
獬也獵得文章藻麗之士則靈鳳也獵得斬將降  
王之士則魁驪也獵得靖邊捍圍之士則熊羆也  
獵得和民撫衆之士則犀象也若是者十得六七  
而王十得四五而強十得二三而安孰與麋鹿麋  
獾之獲鷹隼雉兔之收徒以膏鼎釜薦豆籩充賓  
客燕享之娛哉陛下今茲之舉亦將何所從事乎  
帝曰子大夫之言善矣朕今且為從禽之獵如其  
獵士乎異日者當與子大夫更圖之

玉卮之滿不可以盛水是也人有賤而可貴匹夫  
可以相天下是也有貴而可賤四友之臣不足以  
安國家是也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湯將往見伊尹  
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  
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  
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汝  
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問之  
則一草之本也亦將棄而不食乎今夫伊尹之于  
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  
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於乎世無成

湯安知畝畝之夫之貴乎

論者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復三代之治此泥古之見非通達治體之言也夫汗樽抔飲不可行於簠簋邊豆之世茅茨土階不可施于清廟明堂之間惟其時而已如欲必井田也則將盡夷宮室墳墓而為之乎必封建也則漢諸侯王之禍不可鑒乎必肉刑也則秦政商鞅之虐足師法乎誠能厚生利用征歛以時則井田可無行也六服群辟承德藩衛周嚴則封建可無用也法令章明五疵不入則肉刑可無用也

先王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未施敬于民而民敬畫衣冠而民不敢犯禁以有先之者也德之衰也立徙木之信信不足也嚴齒輅之誅敬不足也用參夷之法禁不足也

賢之能存人國也猶醫之能理病也病不能延明醫而惟庸醫之為聽及病之不治也則曰醫固不足以及愈疾也國不能用真賢而惟不賢之為聽及國之危亡也則曰賢固不足以存國也豈不謬哉使唐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則必無馬嵬之窟德宗不用盧杞裴延齡則必無奉天之幸宋徽宗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不用蔡京童貫則必無五國城之幽

有唐堯之帝不可以無巢由之隱有周武之伐不可以無夷齊之諫有微子之去不可以無比干之死無巢由則貪位慕祿者皆是矣無夷齊則弑君篡國者皆是矣無比干則皆主偷生者皆是矣石不可以為玉而可以攻玉鉛不可以為金而可以範金小人不可以為君子而可以玉成君子舜之成聖也以象文王之成聖也以崇侯周公之成聖也以管蔡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續說林四

籲俗林

客謂相國曰天下有三患公知之乎相國曰何謂也客曰累壤土而為層臺洿水之汎濫也層臺崩而壤土不崩何則積隆危之致也由萌蘖而為鉅木振風之凌也鉅木仆而萌蘖不仆何則踰碩大之致也此居高位而不知戒之患也鄧林之野不與斤斧期而斤斧集焉以其材足利也崑崙之山不與錐鑿期而錐鑿集焉以其寶藏足利也此履

富盛而不知戒之患也蛛之托於華屋也布網簷  
楹之隈羅蚊蠅而坐食其中自以為安無虞矣而  
不知承蜩者已擬其後為其網足以為具也蛭蟻  
之育於污澤也食腥飲穢熙熙然樂也而不知釣  
者已窮其宮為其質足以為餌也此玩目前而不  
知戒者之患也夫此三者有一焉猶足以殺身而  
滅宗而况燕之乎余是以為公戚也相公曰客休  
矣余乃今盡喻客之旨矣願上只尺之書乞骸骨  
於君王辭榮納祿而退耕於草澤之中庶幾其免  
乎客曰計誠得矣然余懼公為燕市之酒人也燕

市有善酒者沉湎終日無頃刻之醒已而腑臟  
病膚革疋羸去死者無幾所親或規之曰病甚矣  
無已不將為糟丘之鬼乎其人大寤歸告妻子勅  
斷杯爵酒至輒推而去之曰無溷乃公為也未幾  
脣脰焦枯心志悶瞢鬱鬱無以為聊曰有生如此  
不如死也盍少適焉乃取而小酌已取而大酌卒  
之沉湎如故不藥以死公誠能無為燕市之酒人  
也則猶可以免不然吾未見駕之所稅也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  
以為哭視白以為黑享香以為朽常甘以為苦行

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  
錯者或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乃  
之魯過陳而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  
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  
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而孰能正之且吾之言  
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尤者焉能解人之  
迷哉玄冥子曰始余誦此言也以為誠寓言也今  
而後知其不誣也今天下之迷不異一國一國之  
迷不異一鄉一鄉之迷不異一家哀樂莫之節也  
聲色莫之辨也臭味莫之別也是非莫之分也如

逢氏之子者以為不迷而異於逢氏之子者衆以  
為迷也其孰能已之而又孰能辨之

或問為政之道曰以人治人而已曰何謂曰使少  
者敬老卑者敬尊斑白者不負戴此以其貴貴之  
也男遂於耕女遂於織粟帛充牣戶有蓋藏此以  
其富富之也兵革不興力役以時野無草竊閭閻  
安堵此以其安安之也猶之為魚德者非挈而入  
淵為鰲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今不惟  
民莫之求也用其淫威而日播之毒欲世之治得  
乎

火之燭也人未之灼也而不敢犯焉以犯之必焦也水之深也人未之濡也而不敢蹈焉以蹈之必溺也此人情之所明也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人情之所蔽也夫知物與不知物者大抵然矣而知賢聖與不知賢聖亦猶之故在吠畝之中未有建樹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既登九五德普化光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聞叩角之商歌異而載之後車禮而用之桓公之知甯戚也必欲論之於衛賢也而後用之群臣之知甯戚也

夫趨利而避害人之情也安危而利菑則物蔽之也今夫龍聾者非不愛子也震雷而窺之於庭不知其子之驚也聾者非不愛身也行而不避簪并不知其身之墮也心之蔽亦猶之羊腸以為坦道陷阱以為清都至於亡身喪家而不之悟也則何以異於龍聾者哉最其著者分門標榜駢首領而誅夷朝野清談致銅駝之沒棘禍成甘露投屍濁流覺稔熙寧名刊黨籍此雖氣運之使然亦人謀之不哲也

百人射招招無不中者招一而已為射之者衆也

百欲戕生生無不傷者生一而已為戕之者衆也  
知者慎所養而去所害愚者以所養而為所害故  
安車良馬出入代步以節勞也而或以招蹙也嚙  
肥飲醇百物適口以資養也而或以腐腸也靡曼  
皓齒鄭衛之音以悅目也而或以伐性也輕裘厚  
褥毳幕紅爐以衛體也而或以病熱也故富貴之  
人多不盡天年以力足以致物也貧賤之人無他  
患以力不足以致物也力足致物而不以戕生惟  
君子能之

今有財於此衆共用之則其財易盡也分以與人  
則其用必舒也有地於此衆共治之則其地必多  
蕪也分而治之則其地無弗治也有工役於此衆  
共作之則課工必遲也分而作之則工之成必速  
也有牛羊於此衆共牧之則十九瘠也分而牧之  
則十九肥碩也是何也專則節不專則不節專則  
力不專則不力勢使然也為政者何以異於是故  
九官不相兼也十二牧不相代也至周官而大備  
矣下至饔膳庖烹絲枲染采之微川衡澤虞尊彝  
鬱鬯服不替族之細皆有專職也而况其大者乎  
如其可兼而理也則周公當先為之矣



人知有刃之兵而不知無刃之兵也知有鏃之兵而不知無鏃之兵也刃也鏃也人之所共見也其殺人有定也非刃非鏃有見有不見也其殺人無定也是故諛色兵也側目兵也讒諂兵也訕誹兵也先幾而設阱兵也陽與而陰擠兵也探微而迎合兵也為文而肆詆兵也匿情而反覆兵也一或中焉鮮有不殺身喪名者矣故曰兵莫憐於志于將為下

父母之於子無弗愛也業之耕則願賈者不樂業之工則願耕者不樂無均悅也官長之於民無弗治也寬百姓則吏卒怨縱吏卒則百姓怨無均德也天地之於物無不生也多霖則藝下濕者病多燠則藝高原者病無均利也然則如之何亦曰因才而授業則無棄子矣飭法而申恩則無病民矣雨暘時若則無厲物矣

海東之域洪水為灾歲凶民饑益以虎患縱橫衢路攫人于白晝而食之梧丘丈人謀於安丘先生曰患甚矣若之何除之安丘先生曰此易耳不有善搏虎者乎率錢而募焉操利兵機毒矢設陷阱置繫蹄跡而捕之蓋不出百日除矣然又有不

易除者則人虎是也何謂人虎恃貴勢逞橫暴傭  
惡徒奪人恒業攘人貲貨善良則食鰥寡則食老  
羸則食幼孱則食單字則食道路側目而官司莫  
敢何問此鄉閭之虎也廉耻盡喪溪壑難盈以師  
帥之尊行駟僮之術取貨于丞尉取貨于幕屬取  
貨于吏胥賄之入也奸盜如骨肉其不入也良民  
為寇讐怨讟繁興而貪暴益甚此郡國之虎也處  
王左右而屏其耳目把諸司之政柄網四方之苞  
苴子弟為姦利而莫之禁也門客弄威福而莫之  
察也順旨則寵祿驟隆逆旨則禍敗立至讒佞高

張而忠良屏伏此朝廷之虎也夫鄉閭之虎郡國  
能除之郡國之虎朝廷能除之朝廷之虎惟天子  
能除之然而紀綱不振則不除政令不一則不除  
賞罰不一則不除好惡不公則不除不明目達聰  
則不除豈若利兵毒矢之易易哉是以難也  
正之勝不正也猶水之勝火也君子患德之不修  
而不患物之不格西門豹之沉巫也韓昌黎驅鱷  
魚之暴也柳河東殄河東之妖也狄梁公毀江南  
之淫祀也不正而能之乎  
夫禮也者體也人之有是禮也猶其有四體也又

曰理也人所賴以理其身者也過則辱不及則慢  
偕之非禮也異哉今之為禮者也勢在當道則媚  
當道勢在有司則媚有司勢在卑幼則媚卑幼乳  
臭小兒遽欲肩於黃髮新進孺子輒擬革乎公卿  
宜侍坐也而延之上坐宜降禮也而與之抗禮諛  
色佞言折節足恭苟以相懽而不計當否施之者  
無醜顏受之者無愧色一有不然則謂為妄為傲  
群訕而陰誹之非特立之士孰能持之而不變乎  
自昔三代之禮也有貴貴者有尚齒者有尚德者  
其在于今則何居乎孟軻氏曰非禮之禮大人弗  
為違禮而徇時吾未見其可也昔人謂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其殆今之謂與

嘗讀柳子厚河間傳意其事未必有之今而後知  
其不誣也夫河間者始亦修潔人也不幸而一中  
其所欲遂蕩不自檢廣延美少惟恐不遂至死而  
後已寧復有他顧哉乃今有大吏者以甲第發身  
亦河間之出於戚里也始也詭跡以盜名亦河間  
之為潔也不自持也而肆其貪欲取賄於輿胥取  
賄於吏史取賄於幕屬取賄於丞尉取賄於廩肆  
取賄於徒囚取賄於犯官取賄於僧道方技多寡

不之擇也是非不之問也此非攫金都市不復見  
人者哉其猾民相告曰我惟無訟賄入則勝其良  
民相告曰慎無訟也非賄罔不敗矣跡其穢行與  
河間何異哉嗚呼大吏之設也本以禁奸今以長  
奸本以戢貪今以導貪此其於國家何賴焉民今  
方怠視天膏膏迄不知天之既定又何如也  
久旱之霖人所共悅也而藝高原者尤德之明月  
之照人所共悅也而行榛莽者尤德之仁德之施  
人所共悅也而苦虐政者尤德之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溺於水猶可出也溺於  
口不可活也蟻孔潰河溜川傾山口亦猶之矣故  
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又曰亂之所生也則  
言語以為階防其溺也

以金求濟溺無弗濟者給之而再溺則不救矣以  
親假舟車無弗得者敝之而再假則不得矣以美  
令諭百姓無弗從者朝令而夕悖之則不從矣  
賃傭者賃過多則為愈疾而日愈暮非日之獨暮  
也傭不給也負重者負過多則行愈疾而途愈遠  
非途之加遠也力不勝也世有以庸才而當大任  
以薄德而都高爵債輒敗輒而不知也日暮途窮

而不恤也能無及乎

以人觀人其情難知以業觀人其實立見故觀于稼而農之勤惰可知也觀于蔬而圃之疏密可知也觀于器而工之巧拙可知也觀于牛羊而牧之善僮可知也觀于行而學術之邪正可知也觀于政事而人臣之賢不肖可知也

昔之仕也朴今之仕也華昔之仕也約今之仕也泰昔之仕也勤今之仕也怠昔之仕也務實今之仕也釣名昔之仕也利物今之仕也利身昔之仕也忠君今之仕也誑君昔之仕也喜正已今之仕也喜佞已昔之仕也美功業今之仕也美田宅昔之仕也行道學今之仕也講道學

飛蛾之赴火也一赴不死再赴三赴必死而後已  
饑蚊之附人也一附不死再附三附必死而後已  
貪夫之死利鄙夫之死祿亦何以異於是

治盜者刑盜園圃桃李不若盜犬豕鷄鶩刑盜犬豕鷄鶩不若盜欄廐牛馬刑盜欄廐牛馬不若盜刀劍衣裘刑盜刀劍衣裘不若盜寶貝珠玉此非刑有偏輕偏重也盜愈大則其欲愈侈欲愈侈則其惡愈甚情之所至法斯麗焉至於士人之盜亦

多矣盜貨也盜祿也盜爵也盜權也盜之大小惡之輕重昭然也以盜權罪者千不一二以盜爵罪者百不一二以盜祿罪者十而一二以盜貨罪者往往有之是何以協於情法之衷乎

人有好諛者或告之曰田疇荒矣則怒曰吾備無弗力也牛馬瘠矣則怒曰吾牧無弗時也曰噐什散矣則怒曰吾工無弗精也游客熟其如此也諛佞百端務謹其意而取啖焉百不一治家日益落所居之室風雨飄搖則翹翹然也或曰是宜葺矣或曰宜新矣不聽諛者曰此皆病狂之言也室方

壯也而何以虞為無已則以丹青黝堊飾之猶然新也歷千百年不帝矣主人大悅行客之言乃鏗鐘擊鼓日徵歌舞以為娛未幾震風凌之棟折榱崩盡室覆壓出者十不一二主人折肱而甦曰天何不聰不早誅游客之誑也而使我至此極乎古人有言曰人惟求舊噐非求新噐惟新何今之人不然乎噐求其舊而人求其新凡彝鼎尊壘圭璧刀劍之屬必辨之曰某為夏物某為商物某為周物非此不數於貴富之室得則寶之其購也惟其所須什百千萬無復靳惜即真贗雜售不計也秦

次之漢又次之唐以下亡論焉乃其於人也新進者進狂誕者進巧於沽名者進工於結納者進長於論議者進間有老成者舊馭歷資深熟間闖之故閑廟堂之畧無事可以坐鎮雅俗有事可以奠安方隅而乃目之為陳人目之為腐朽率從擯斥曾敝帚之不如也夫新犢償轅老馬識路物則有然者矣故鬻熊以九十佐聖姜牙以八十興王孰謂老成之可輕棄乎此之謂不知類也

明鏡能別妍媸靈龜能知吉凶準繩能定平直以其無私也明於星曆者不能自斷其命精於醫藥者不能自治其疾工於文章者不能自程其美惡以其有私也

天有明晦地有夷險人有否泰天不以晦而廢其生地不以險而廢其養君子不以否而廢其德區區世俗之患君子所不患也故秦昭之客卿廁中之竄鬼也齊桓之仲父檻車之纍囚也淮陰之列侯胯下之懦夫也梁國之內史待溺之死灰也漢廷之大將軍公主之騎奴也司隸之尊寵客舍之病夫也祝大尉之權重召陵之冢主也陳乃若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遷於武安鄭莊晚昔

於賓客翟公表怨於書門人情則然又何怪乎  
利害禍福人心之所同明也其不明者有所蔽而  
愚也賈人航海中流而遇颶風舟危欲覆其人懼  
其溺也而自投於水此畏死而愚者也海夫有得  
徑寸珠者舟載以還未幾驚濤駭浪蛟龍翼而怖  
之舟子告曰龍欲得珠耳盍沉之其人不忍也刻  
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其珠肉潰而死此貪利  
而愚者也黎丘之人憚於幻鬼比其子之來迎也  
反以為鬼而殺之此畏鬼而愚者也越氓有患鼠  
者齧床發篋竟夕不休其人憾之次骨一日被酒  
而歸鼠故百端惱之目不得瞑奮怒而起持炬火  
四焚之鼠死而廬亦毀偃偃無所歸此積憾而愚  
者也

魯駟氏問於安丘生曰吾欲致吳之綾蜀之錦越  
之練晉之組繡東夷之文罽以市於通都何如曰  
可其利倍蓰吾欲致兗之戈和之干隋之弓矢越  
之象齒名香秦之狐白裘以市於國中何如曰可  
其利什百曰吾欲致代北千里之馬於越萬金之  
劍隋侯明月之珠卞氏連城之璧以市於上國何  
如曰可其利千萬曰子之所齎裝幾何矣曰黃金



五鎰白金五十鎰安丘生曰嘻子亦聞淳于髡之  
說乎楚伐齊齊使淳于髡之趙請救賫金百斤車  
馬千駟髡大咲曰臣見道傍穰田者操一朶蹄酒  
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耶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  
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齊君乃益裝  
以行今子之裝猶未滿於千金而所圖者百萬不  
啻也庸濟乎世有挾斗筲之器抱樸楸之才而欲  
以康濟斯民莫安社稷是何異魯駟氏之為也  
梁商死桓帝用其子冀代為大將軍杜喬進諫曰  
不可夫是所謂城狐社鼠也非社稷之利也夫以

商之權寵勉為歛戢得老死牖下倖矣乃復以冀  
益之乎夫冀之為人也鳶肩豺目洞精矐眇多行  
非法惡呂放之泄於商也遂殺之以滅口此所謂  
忍人也又何有於陛下乎如必以椒房之親而用  
之獨不念利害之輕重乎虎之罍於繫蹄也奮怒  
躑躅決其蹠而走非不愛蹠也所利在於全身也  
虺蛇之毒也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非不愛手  
足也不忍以四肢而亡七尺之軀也今社稷之重  
豈特七尺之軀而已哉徒以親昵之故而不能斷  
則繫蹄毒螫且將亡其身矣

卜筮之人皆以妄言誑人給取貲貨十無一驗余  
官南禮曹有一輩來謁謂之曰汝術非精而以行  
世難矣余欲授子以奧訣何如其人遽起請教余  
曰汝所願見者非高貴大僚乎第見之首言且暮  
轉北次言祿命遐長次言子孫富貴則蔑弗售矣  
其人逡巡應曰何切中也時同曹郎王莫者金谿  
人也人品甚高雅不與此輩游談曰術不驗無足  
與也如其驗也福未至而先覲之禍未至而先憂  
之徒亂人方寸耳大凡喜於問卜者皆其中有貪  
欲也昔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  
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  
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  
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也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信斯言也  
是以卜之䟽數徵人品也晉顏含有操行郭璞過  
舍欲為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  
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然則今之士大夫其去臧顏氏也不亦遠乎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  
間永嘉黃少保淮塋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

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淞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為碑毀人之墓以為宅既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為然哉余鄉近有發張即之墓而墓都憲者有發王太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以徼福其可得乎

吳有暴富者與鄉人券田方交易一道人來乞食

主人怒其聒也而呵出之道人書其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痴解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蓋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解戶州司取剝賠償無已則箠楚禁錮莫可舒解其勢不至傾蕩不止也人懲其累皆不售田爾來四方多故征歛無經有田者莫不喪敗豈惟吳中為然哉於乎以金錢貿易猶不免於禍况於白奪人產者乎而勢家子弟方且紛紛不已吾不知其禍之所終也

郡中士夫有白奪僧道之產者彼此效尤紛紛不

已無競氏語所知曰子亦聞卽仁寶記蘇城集福  
庵事乎庵蓋南隣尚書吳匏庵東隣知州施膚庵  
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為匏庵後圃吳曰僧  
庵吾世隣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乃  
復以為膚庵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屬我也有  
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為匏翁耶亦辭謝  
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納金承  
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  
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時毛伍新通姻  
鄉人追憶往事因為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

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一庵之小而第  
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  
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僭奪虛券一  
入遽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  
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木之折也必以蠹然非有疾風雖蠹亦不折也墻  
之崩也必以隙然非有暴雨雖隙亦不崩也人之  
死也必以疴羸然非有六淫疾癘雖疴羸亦不死  
也國之亡也必以削弱然非有奸臣亂政雖削弱  
亦未亡也

忠信之人可以交神明可以行蠻貊變詐之人刀劍藏於腹內干戈起於舌端知之者遠禍於未形不知者飲醜而甘之此生死成敗所繇以判也昔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臣可為君得志於吳吳王好劍而臣善相劍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於乎使衛君而不悟其不中曾從子之劍者幾希

萬乘之君有寵臣焉竊持太阿恣行威福所喜則爵之祿之所惡則誅之斥之亂以為治危以為安以塗君之耳目而君不察也眷倚日甚有進讜言者罪不旋踵趙盛詩扣首出血上書曰君亦知齊國之事乎昔成驩謂齊王曰國亡矣王太仁而太不忍人王曰太仁而太不忍人此善名也國何故亡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於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國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今之寵臣不啻薛公諸田也政亂兵弱不啻齊也可無念乎

士有無才德而微寵於君上者都卿相享厚祿華  
軒文駟錦衣玉食揚揚然意得也所知或告之曰  
子亦知探珠之說乎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  
驕於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  
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驪龍之頷下而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珠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  
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  
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今夫祿爵  
名位國家所以旌有德賞有功者也非是物也而  
以奸君之寵此必乘其昏惑而倖竊之者也如其  
悟也能無選乎

時相以佞道蠱君親為肺附手執大阿口啣天憲  
生死判於呼吸進退分於頰笑而人之從之也如  
市或以賄結或以諂投或托為門生或乞為義子  
以斗筲之器而受鐘石之量以穿窬之智而都丞  
弼之尊有覲耳目洋洋然意得也一旦鬼疾其奸  
主怒其罔鑄爵褫祿不但已也乃又簿錄其家而  
誅其子孫諸所黨附之人輕則斥逐重則逮繫甚  
至殞身喪家踵相接也或以私於玄冥子曰權門

倖戶自古有之然未有不敗者也彼朋比之徒豈其弗鑿而甘為之乎玄冥子曰子知夫物乎射干之為草也莖長不過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莫與比崇焉莖非能加長也所托則然也蒙鳩之為鳥也以羽為巢編之以髮而繫於葦苕之上非不固也風之至也若折巢傾卵破而子死矣所繫則然也今夫寡才涼德之人始也附權倖而竊高位其射干之居山乎繼也恃權倖以為無虞而卒不得免焉其蒙鳩之巢於葦苕者乎於乎世之人其不為射干與蒙鳩者蓋寡矣

